



質疑舊序

劉承幹

吳興

浙江督學使劉承幹

應泰

拜撰

士大夫修身于鄉而著書貽後世其盛德大業所謂古之隱君子者非歟夫人得志則樂心生矢志則窮愁怨憤對其所不必然者才大而氣驕學成而量溢也鄭君在先朝困公車二十季當其始也挾持奇策顧盼于金戈鐵馬方將戮力中原爲國家効命乃書上輒斥晚復馳驅嶺表支離憔悴終不得大展其用

名月一
悲已既逢時不辰遂棄去一切投老山林以彼之遇
窮愁怨憤欲以加于世誰曰不宜乃觀其山中所著
質疑諸書酬酢今古考衷百代俱誠邪害心無爲矯
世絕俗之言豈非心平故氣和氣和故其言溫理光
章率皆湛深經術者哉夫孔明抱膝南陽寄志泉林
蕭條遠托幾疑于煙霞痼疾究其自命此豈北海元
龍睥睨萬物恣睢群材者得而比肩也陶徵君千秋
高士其讀山海經諸咏引類寓言亦何嘗譏訕咄嗟

汲汲明其不得志之故哉是書也考核博辨析精盡
取諸子百家之確駁詭誣者一折衷于經傳微顯闡
幽皆有關於緇常名教之大聖賢中正之則于以正
人心挽世運所謂不得見諸行事庶或托諸空言作
者之意固已深矣且聞鄭君白首田園尚有兩親在
堂當其匍匐闕廷遠涉山海每飯不忘所生今其書
固皆歸老括蒼趨庭侯寢之餘所輯而成也以鄭君
之忠孝德至者言亦至宜予之聞風遐企抗志希襄

者與使獲是書者讀之而慨然嘆興問古有隱君子
焉仙都吏隱之間不將與南陽彭澤並著哉

昔順治戊戌剗刷于武林板罹回祿幸存副本茲
康熙戊午重梓中州仍錄前序以誌知言云

惟飈識

古質疑

越東鄭賡唐寶水父著

男

惟飈載颺

全校

宓義

朱子曰宓義神農見易大傳而八卦列於六經爲萬世文
字之祖司馬遷史記遺而不錄何也禮含文嘉云宓義德
洽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乃則象而作
易按圖以五生數合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蓋揭其全以示
人道其常數之體也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
蓋主於陽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故曰河出圖洛出

古質苑
書聖人則之世儒以洛書爲禹作疇者非

女媧

共工氏太昊之世侯國也太昊末倣擾天紀恣睢爲亂女媧起而滅之四土復正史臣歸美謂之補天之功昧者廼謂真煉石成赧地勢南高北下荒謬甚矣按曹植女媧贊云古之國君造簧作笙體物未就軒轅纂成以爲婦居君位者非程子易傳至與武氏並言未深攷

神農

淮南子曰神農黃帝剖判大宗竅領天地襲九竅重九熱

提挈陰陽搏捩劉柔枝解葉貫萬物不族使各有經紀故易序神農於伏羲後教農倡始其後世耕籍之意歟謂並耕非然也

黃帝

按宰我問五帝德子曰黃帝少典之子也曰軒轅然古封禪之帝有軒轅氏在黃帝前莊子論至德之世是矣管仲與桓公言古之封禪七十有二家又不及軒轅氏何也路史載黃帝事極詳子亦言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亾而民用其教百年至末年鑄鼎以疾崩葬橋

山世乃有謂乘龍上升小臣攀髯不及者方士之設辭不可不辯

堯

堯心知有舜而先廷臣後及側陋者以天下與庶人古未有也歷試諸艱薦於天也九男二女豈是姑嘗試爲之莊周迺謂堯讓天下於許由由耻之而不受逃隱箕山又有子州支甫與狐不偕者亦不受堯禪荒唐甚矣按典所載堯立而舜相舜攝而堯老二帝同典際會百餘年故史敘堯姐落於舜攝政之後序舜受終於堯未崩之前誌明良

之盛千古一時也孔安國乃割慎徽下另爲虞書殊失聖人刪書與古史制作之意

舜

諸臣薦舜曰鰥是欲帝女之也堯則釐以女君臣篤信如此世本稱堯爲黃帝玄孫舜爲黃帝八世孫先儒已詳辨之然堯自姓伊耆舜自姓姚也左傳史趙之言曰自幕至於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夫自幕至瞽瞍則非出於黃帝明矣况嫁娶不瀆尚自太昊而氏族未廣夏商猶然傳曰五世而通婚姻者夏商也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

也柰何以今制律上古乎

書紀舜歲二月東巡守五月南巡守八月西巡守十有一月朔巡守一歲之內周行天下萬有餘里可謂勤已然當時不以爲擾後世頌其無爲王通謂儀衛少而徵求寡故其用不費民不勞也禹踵而行之勤儉無異故夏民有一遊之頌後王欲彷彿此難矣况周穆秦政之甚乎舜自三十召用歷試三載攝政二十八載堯崩卽位五十載舜年百有十載陟行方岳崩於蒼梧之野從無有耄期倦勤命禹代巡語劉知幾之徒敢於據拾生疑何也

絳與安邑之間有解池鹽池也其地寬廣鹵不待煮皆可爲鹽然須南風大發壅流水使北則燥而成鹽民人爭取焉旣又須南風稍停水復南流爲鹵故曰南風之薰又曰南風之時此天地自然之利取不竭用不窮非人力所可及解愠阜財爲民言志也世儒不身履其地泛指景風以爲歌樂者失之

臯陶

馮衍顯志賦云臯陶耕於雷澤兮賴虞舜而始親故曰選於衆舉臯陶謨先臯陶斯文見知也其言允迪厥德慎厥

德修思永卽大學明新之旨中庸三德五道九經皆本此
仲尼祖述堯舜所爲修明古籍以詔來學也後儒乃謂咎
繇明允英蓼先亾英布黥而王以爲制刑之報抑何闇乎

稷契

姜嫄履蹟及簡狄吞卵事先儒信之以爲生民玄鳥二詩
似有據詩云履帝武敏本自難解今以大人爲帝武爲蹟
敏爲拇乃據史記強爲之解文義不甚明也毛萇謂爲從
高辛氏行敏歆另句甚有理而朱註不知從何歟玄鳥詩
孔氏云玄鳥至日以太牢祀高禘記其祈福之時故言天

命玄鳥此說得之詩中何嘗有吞卵之證乎聖人之生本
有以異于人若謂其無父而生如伊尹空桑之誕不敢信
也

禹

滔天之患爲鯀未易故至今有鯀堤堤亦治水一道也然
恃才以與水爭九載罔績不戒胡懲鯀誅而代者無禹之
聖非鯀之子功亦未必成天培其父而畀以聖子舜用其
子而不念其父至孝格天蓋愆盡瘁八載胼胝十三年勤
勞美哉禹功無極矣當其隨刊緣山爲道觀山形綿互以

知水勢趨向導岍及岐一條從河西北迤邐而東南西傾一條從河西南迤邐而東北此雍梁冀豫兗徐六州表裏之山導嶓冢一條從漢西北迤邐而東南岷山一條從江西南迤邐而東北此梁荆楊表裏之山江源發梁州高峻處出峽稍平疏其上源爲三十六江所謂東別爲沱也河流注兗州卑處入海甚湧疏其下流爲九河所謂播爲九河也此皆因天地之自然行所無事之道後世乃謂鯀化黃熊入於羽淵又或言禹登宛委山得金簡玉書而悟導水之理又言禹鑿龍關馳空巖遇神授以玉簡使量度天

地淮南子至謂禹以身爲解於陽眇之河荒誕好異甚哉貢自禹始田賦不自禹始也唐虞以前田皆有賦壤無定則或田薄而賦重或田厚而賦反輕禹平九州閱而等之九州之田惟雍爲上徐青豫冀兗梁荆楊爲次九州之賦惟兗爲正荆獨重而冀豫楊爲次雍獨輕而徐青梁爲次要之九州有下下之田無下下之賦以旣平之土槩舊征之數猶爲未均則其未平之先重可知也今但則壤成賦高下輕重畫一多寡損益自均以此著令大公大明損者無德益者無怨聖人規畫豈但治水已乎若方物因地產

古質類
前此地所有而上不知上所用而下不貢隨方列數以獻
是謂禹貢貢兼田賦則壤故也龍子不善之言始所未曉
豈其季世流弊有別說歟

少康

夏失國四十年少康中興左傳言之甚詳屈原天問篇云
惟澆在戶何求於嫂何少康逐犬而顛隕厥首先儒或以
爲妄非也凶人奪魄何足深論惟滅澆於過者女艾必少
康之臣以爲帝女恐未必然

桀

桀都安邑在亳都西南伐夏當從東而往書序升陟升者
下向上陟是山阜之地漢儒以爲歷險迂路出其不意陟
在河曲之南蓋潼關左右從陟向北渡河乃東向安邑西
桀西出拒湯故戰於鳴條之野意是時夏都河山之會商
若正路從東而西桀或西走或北保太原西保秦雍山河
險固卒難成功乃從間道自西逼之敗必東走東方平曠
無險可走逐也桀後果東入山出太行東南涉河至三臆
奔南巢湯就放之於此或謂巢伯納桀湯欲封之弗受義
不臣商是未可信

湯

以臣伐君自湯始讀湯誓世道一變可慨矣然其志諄諄自明惟恐民有違言稱夏王而不名言多罪而不過表暴猶退然有弊冠之思焉聖人之所爲不得已也獨怪旱而自責胡待七年一禱卽雨胡爲遲久身爲犧豈所以事天救災而舞豈所以憂民吾於經欲節仲虺之誥於史尚疑桑林之舉

伊尹

綠鵠飭玉后帝是饗此割烹之誣子輿氏所辨也旣言幡

然應湯胡爲五就桀柳宗元贊曰是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聖人出爲天下不夏商其心心乎生民而已退而思曰湯誠仁其功遲桀誠不仁朝吾從而暮及於天下可也於是就桀桀果不可得反而從湯旣而又思曰尚可十一乎使斯民蚤被其澤也又遑就桀桀不可而又從湯以至於百一千一萬一卒不可乃相湯伐桀嗟乎柳子辨則辨矣然湯桀之分一見立決僕僕遑來又烏得爲聖謂聖人欲速其功恐亦戰國遊士因而已甚之辭

太甲

嗣王弗惠於阿衡乃營桐宮而居之居之者非放之也桐宮湯葬地也書曰審邇先王其訓母俾世迷豈有所逼脇變置之哉三年既畢冕服迎歸復政厥辟於禮與忠盡矣古並無放之之文而獨見孟子疑當處士橫議之日儒者往往喜自廣以狹其世主乃迹伊尹之事過甚其辭孟子之辨據理不據事也漢儒遂因之不改之紀年僞書則謬謂伊尹放太甲自立太甲自桐殺之而立伊陟其矯誣益又甚矣然湯崩以後世序兄終弟及惟史記與孟子說同孔書所載成湯既歿太甲元年中間隔六祀缺二王書序

其足信否歟

盤庚

商政質而制簡民俗愿而情真故以國都至重不常厥居勞民疲衆呼之旋集盤庚反復開諭似若制其民而疆之以所不欲者蘇子曰民不欲而猶爲之先王未之有也亦可以觀世變矣然援天述祖懼之以鬼神由其時淳風未散人神道通上以奉先爲孝下以喪祭爲謹心術純而機變少故也後世混元既鑿鬼神不畏教化愈難而刑法網罟日多故夫子猶有取于盤庚云說者乃訾殷人爲尚鬼

謂祭祀爲矯誣何也

高宗

高宗祭成湯於彤日有雉雉之異書序及史記皆言飛雉升鼎耳而雉先儒謂雉乃野鳥不應入室故爲妖異然鮮有測其事應者孔安國以雉鳴在鼎耳爲耳不聰之異劉歆以爲鼎三足三公象也而以耳行野鳥居鼎耳是小人將居公位敗宗廟之祀也觀高宗恐德弗類恭默思道固非耳不聰者且後先之輔甘盤傳說皆賢人又烏有小人居位事乎嘗讀那之篇始悟災異所由來按禮郊特牲云

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陰陽之義也凡飲養陽氣也凡食養陰氣也故春禘而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其義一也而食嘗無樂飲養陽氣也故有樂食養陰氣也故無聲凡祭陽也祭義篇云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霜露旣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旣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送故禘有樂而嘗無樂那之詩明言顧予蒸嘗矣而樂音甚備此則高宗失禮之大者也祖已曰典祀無豐於昵豈其見及此歟然祖已寥寥五十餘言據事切理精深蘊藉何秦漢

而下言五行者知洪範而不知彤日也

徧攷經傳惟高宗祭成湯見於尚書序及史記金縢諸
史會編亦係那及烈祖二詩於武丁之四祀竹書載武
丁二十九年彤祭大廟

傳說

高宗夢得良弼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記名畫象甚
可疑也夫惟夢之信不試其可而爰立作相豈明主用人
之法歟抑當時高宗知說賢欲用而神其事歟惟敦學半
念終始典於學真魯論時習之祖而莊子言傳說騎箕尾

而比於列星又何誕也

公劉

不窋窳於西戎其地卽今慶陽府是也記載府城古蹟有
不窋城又有不窋塚在府城碑久剝落上有片石書周祖
不窋氏陵傳至公劉則居寧州亦今慶陽所轄古蹟所謂
公劉邑也在春秋時爲義渠戎國其踪跡甚明後公劉遷
於邠道由慶陽經平涼而後達於今西安之邠州故曰逝
彼百泉蓋邠州乃涇流所經而百泉則入於涇水自平涼
而來者也從來詩說未詳若好貨爲孟子權詞所不待辨

古質疑
太王

太王事禴見孟子史記莊子及呂氏春秋惟世本所載武乙三年命周公亶父賜以岐邑則似非避狄者然孟子言非誣也匹馬徑行計不反顧非有德者不能如此自信史記云古公貶荒狄之俗營築城郭室屋而邑列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樂之頌其德讀縣之中章周家經制畧備太王其才德兼全者乎獨後人追述徑出其名此何說也

王季

竹書載殷文丁十一年周公季歷伐翳徒之戎獲其三大夫來獻捷翳徒是獫狁別號或其君長之名采薇所爲作也若以爲遣行之詩安得有此而詩說繫之宣王以爲出車同時之作不思薇作薇柔楊柳依依與黍稷方華迥不相及且彼歸於春日遲遲此歸於雨雪霏霏冬春瞭然焉可混况采薇之捷正值常華而出車獲醜乃在二月其奏功之期尤相去之遠者乎存此備攷

紂

殷非紂不亾紂非妖婦惡不甚多罪逋逃是崇是長僅與同惡耳遷史乃謂紂衆亦七十萬三州之衆能七十萬乎

此不過因詩言殷商之旅其會如林而臆爲是言至謂武王至紂所三射之斬其首懸於大白之旗楚辭亦云倒繫紂躬叔旦不嘉何厚誣聖人也

微子

讀微子篇告太師少師曰予顛濟箕子亦曰王子弗出我乃顛濟必是太史爭立時箕子欲立元子也故微子一去而紂疑釋中外稍安家耄遜荒自靖自獻彼此永訣之辭千秋嗚咽或者謂微子歸周非也微子歸在武王革命之後釋箕子囚求微子乃往不臣而賓延宗祀血食已耳司

馬遷所紀太師疵少師疆抱其祭器而奔周此另一太師少師與微子篇父師不同

箕子

柳宗元之論箕子曰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難二曰法授聖三曰化及民且以爲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興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故隱忍而爲此此文人鋪揚之詞也箕子於紂爲諸父身爲三公既不可與失繼之元子同遷於荒又不必進死以併命姑與俯仰辱

於囚奴易曰箕子之明夷所謂正其志也其初語微子曰
商其淪喪我宰爲臣僕及武王虛懷延訪故以道相授讀
洪範一書畧無一語及商周間事亦無稱功頌德崇獎勸
勉之意但爾汝相告直陳所見故不與微子祿父同居而
遠處朝鮮若謂其法爲聖師道隆化俗箕子當日之心未
必爾爾武王師而不臣則可謂善成其志者矣

比干

唐李翰論比干曰非捐生之難處死之難非處死之難得
死之難故不可死而死是輕其生非孝也可死而不死是

重其死非忠也王之叔父親莫至焉國之元臣位莫崇焉
崇高不可以觀其危親昵不可以忘其祖我成湯之業將
墜於泉商王之命將絕於天整扶其顛遂諫而死剖心非
痛殷亾爲痛其言當矣然謂周武當公之存哉彼西土公
之喪也乃觀於孟津此則淺之乎論聖人也審若言置微
箕於何地乎考屈原天問曰比干何逆而沈抑之雷開何
順而賜封之何聖人之一德卒其異方嗟乎獨夫播虐忠
佞倒置聖人視死如歸同而異異而同耳

膠鬲

孟子曰膠鬲舉於魚鹽之中誰舉之者朱子曰膠鬲遭亂
鬻魚鹽文王舉之然上孟當路章云膠鬲皆賢人也相
與輔相之是膠鬲明在殷矣豈文王進之紂歟抑朱註非
歟泰誓言予有亂臣十人論語言有婦人焉馬融因以爲
文母按文王受西伯之命九年而崩壽九十七武王卽位
十有三年而伐商又六年而崩壽九十三則先伐商時武
王年已八十有七文母豈應尚在雖微劉氏子無臣母之
說可知婦人非文母矣劉原父以邑姜當之亦非也婦人
之善不出閨門邑姜雖賢不與外政豈可與九人同稱况

武王數紂之罪方以婦言是用爲辭顧可對百萬衆而自
稱其妻哉韓愈因衛氏古文而定爲膠鬲故曰有殷人焉
九人而已陳穎叔詩史亦云以殷人爲婦人何休誤也據
此則膠鬲非文王舉之併可訂論語一字之訛

伯夷

叩馬采薇嚴氣栗栗太公稱其義孔子嘆其仁孟子以爲
聖之清無間然矣呂祖謙論武王曰天下不可一日無君
也一日無君者固武王之憂亦伯夷之憂也武王憂今日
之無君而伯夷憂後世之無君憂不同而君一也吾嘗讀

泰誓之書未嘗不悲武王有無君之心也然武王之無君天下之有君也武王得無君之非而天下獲有君之幸以已之非易天下之幸奚不可也而伯夷則不之恕也故謂無武之光則天下無善治無夷之非則後世無寧君史遷乃以爲善人而餓死疑天之報施甚與烈士徇名同慨嗟乎伯夷之死而名也乎哉

文王

殷帝乙十有二祀文王嗣立爲西伯養老好賢天下歸之三十有七祀帝乙崩紂始立歷紂又十四祀史稱西伯陰

行善非也市恩要譽何以爲聖人意當紂時不能直遂而出之史氏爲此微詞耳孔穎達疏義乃謂文王以虞芮質成之年受命改元九年崩武王立不復改元故終喪觀兵通文王九年爲十一年又二年伐紂合之爲十三年此說謬也文王以臣節終孔子稱爲至德萬無受命改元之事虞芮質成亦何足爲受命符詩言文王蹶厥生未嘗言改元而武王新君嗣立自古無不改元之禮若謂武承考亟于卒事不改元則是文王以不亾商爲憾而武王以亟得天下爲快也豈聖人宅心行事哉至於伐紂之事動援文

攷世儒謂禮大復讎武王雪父怨禮也果若此禹不得爲孝子乎君臣之分等於天地疾風暴雨物逢天札其若天地何武成戴記鄙哉後儒曲說

太伯

太伯敦讓聖人稱爲至德鄭玄以爲託采藥而行一讓也不奔喪二讓也斷髮文身三讓也孫盛曰三讓者其在古公至文王乎周之王業顯於太王瑞兆於文太伯玄覽棄周太子之位一讓也假託遜遜受不赴喪之譏潛推大美二讓也無胤嗣而不養仲雍之子以爲已後是其深思遠

防令周嫡有在天人協從四海悠悠無復纖芥疑惑三讓也此三者帝王之業故曰三以天下讓言非常讓若子臧季札之倫者也若符子妄述太伯之言謂其傳曰太王欲以一國之事而嗣我我其羞之吾聞至人也不君一世而萬世以之君不貴一代而萬代以之貴審若此則太伯離父好名之人也况古公當日曷稱太王不幾於重誣至德哉

武王

唐高定七歲讀尚書至湯誓問其父郢曰柰何以臣伐君

古質疑
父曰應天順人何名爲伐又問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於社是可爲順人乎郢不能答若武王牧誓之辭其聲罪也直不如湯誓先自明其用兵也果不如湯誓不言戰二聖氣象亦少殊矣然牧誓固稱王也泰誓直斥獨夫受畧無顧忌武成矜夸有道曾孫誓豈真武王之言乎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明乎古武成在戰國已亾矣漢成帝購求古尚書張霸僞撰武成等篇上之事發下吏孔書出遽謂典實竊恐其以霸易霸也然則於義云何逆取順守漢儒之言也心乎天下而其迹則逆是惡足爲武王諱

太公

屈子曰師望在肆鼓刀揚聲註云屠牛有聲文王往而問之望對曰下屠屠牛上屠屠國遂喜而載之此戰國謬說也孟子所言養老歸來何以稱焉世本紀文王遇呂尚於渭水之陽與語大悅武王踐祚齋受丹書成王十三年猶立九府圖法則其才識有大過人者矣世儒或謂受封營丘寢而安幾爲萊夷所有嗟乎曾謂太公之智而逆旅人不如哉

周公

予十六歲時讀金
滕便善疑焉後
見漢書新莽字
周公因不恧然不
無疑金滕語流
者知其效尤之端
謹此釋之 海泉

金滕一書序謂周公自作非也如公自作則請代與藏冊
皆私意矣聖人至情以子孫告祖父事死如生其時迫切
請代惟知臣爲君死何暇計事之有無而成王勿管叔以
商歷兄終弟及謀作亂畏周公在內乃與群弟爲反間流
言惑王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辟
謂去位也詩云公孫碩膚孫卽避也公居東二年管叔謀
阻而終不改行明年將以殷畔成王覺使人執而殺之故
曰罪人斯得不用師以計得也誰得之王與二公得之公
不知乎曰不知也公居東叔畔王疑公黨叔故取叔必不

使公知公知亦不敢爲叔請進無以白於王退無以解於
兄管叔所以忽焉被戮公所以黯然沉痛乃作鴟鴞之詩
貽王也孟子云管叔以殷畔當時以叛殺罪人非以流言
殺叔也何以知之以王不悟知之何以知王不悟得鴟鴞
之詩猶欲誚公也如王以流言殺叔自知公無罪矣何待
風雷啓金滕然後悟耶惟王不悟故殺叔不以流言以叛
也以叛爲罪則以流言爲忠以叛爲罪知叔之當討以流
言爲忠不察公之無辜甚矣成王之惑也世儒不達誤謂
公以流言得叔嗟夫古人立木求諫聞謗動色卽非聖人

以口舌風聞殺兄自明可乎然則東征謂何東征之說由漢儒誤解我之弗辟爲刑辟孔書承訛僞撰蔡仲之命緣飾於春秋傳衛祝佗言也佗云管叔啓商碁間王室王殺管叔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率德周公舉爲已卿士見諸王而命以蔡此言成王殺管叔周公不能救而推恩其後始末甚明杜預釋之云周公以王命殺之將爲公文殺兄之過而不知公本未嘗殺也據孔書爲辟叔而不知孔書後人僞增也詩詠東山破斧缺斨是爲東征在成王悔悟迎公歸之明年非居東二年也爲討

武庚祿父非討管叔也爲黜商命非爲流言也是時管叔已死序謂將黜殷作大誥旣黜殷殺武庚是也故書大誥後金縢詩東山後鴟鴞編次正同世儒誤以居東爲東征不思書記居東二年詩詠東征三年也又以大誥爲討管叔今大誥何嘗一字及管蔡曖昧片語奚損盛德而擅興師旅甘心同氣兄弟之惡不過闕墻而羽檄星馳播告四方豈聖人所爲乃詭稱大義滅親援湯武爲解夫湯武放殺無地可避公一避而心跡昭然桀紂負天下天下棄之兄雖負弟弟詎忍棄兄常棣一歌千古含悽七月鴟鴞皆

爲傷兄作公益終身不忘呻吟也嘗觀舜愛弟公愛兄同也舜爲人主力可曲全而公爲人臣勢不能兼庇家庭之變舜慘于公而遇主之知公不及舜所以舜卒能容弟而公卒不能救兄要之功高心下鞠躬盡瘁其自矢曰作周孚先洵萬世人臣師表哉

召公

周公爲師召公爲保相成王召公不悅司馬遷叙燕世家遂謂周公踐祚攝政召公不悅誤矣成王幼周公以冢宰攝政或有之若踐祚則明堂傳會之說先儒辨之已詳然

則召奭胡爲而作也蓋不悅者如孔子不悅於魯衛孟子不豫於齊有去志云爾是時異姓舊臣皆已就封十亂皆已彫謝周公留洛而召公居中年老倦勤故有歸志周公援而止之反復勸告太保迄受顧命輔康王以百歲計柰之何以俗情測聖賢也

昭王

昭王時去文武未遠也魯侯潰弑幽公而自立天子不討固已失刑矣漢濱膠舟南巡不返此何等事而可置弗問乎大紀云王在位久不能疆於政治風化稍衰有光五色

貫紫薇井水溢是歲王征荆蠻軍旋涉漢梁敗王及祭公
隕於漢王右辛餘靡振王北濟反振祭公王因是發疾崩
故齊桓責楚之辭曰昭王南征而不復想因巡遊爲征伐
之舉疑或有之讀鼓鐘之詩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

穆王

呂侯之命說者謂穆王巡遊無度鬻獄以供侈費非也讀
其辭謂蚩尤妖妄苗俗信鬼淫刑自滅古帝降典弼教制
刑惟中元命配天此卽務民義遠鬼神之說前此未發者
至於刑獄之際丁寧反覆藹然仁人惻怛之心世變旣亟

犯法者多聖人焉能并刑去之迄於周興再世不定五刑
之用其屬至二千五百周之法視前代加密時使然也謂
刑不能盡去而乃釋其疑者贖之贖又疑者赦之不實者
無聽可謂曲當矣所以享國長久壽攷百歲不可謂非仁
人之報烏得以爲老耄荒憤哉穆傳駿遊其說河漢存而
不論可也

厲王

周語厲王說榮夷公芮良夫諫不聽旣榮公爲卿士諸侯
不享而墨子亦言厲王染於纘公長父榮夷終史記楚世

古實錄
家言厲王暴虐熊渠畏其伐去王號秦本紀亦言厲王無道諸侯或叛之鹵戎反王室滅犬丘大駱之族大紀載厲王時荆楚寇於南獫狁寇于北淮夷寇于東命虢公征之不克徵歛數起虐用其民民不堪命聚而興謗王怒得衛巫使糾謗者收殺之流彘之禍所自取也既在彘宣王幼迎之不可于無竟絕於父而自立者故周召協理謂之共和或以爲共伯和入爲王官其言不可信莊子呂氏春秋及魯連子皆云何也豈逍遙共丘者另一人歟

宣王

宣王中興封申伯以襄南諸侯命樊侯城齊以襄東諸侯錫命韓侯以襄北諸侯淮夷不服則命名虎平之徐方不庭則自將以征之規模可謂宏遠矣厥後伐太原之戎不克伐條戎奔戎則敗伐姜戎至於于畝則又敗美業不終何也朱子云詩本無常武字召穆特名其篇蓋有二義有常德以立武則可以武爲常則不可此其美中之戒歟父子一傳周道茂草可畏哉

幽王

竹書紀幽王元年錫太師尹氏皇父命又以號石父爲卿

古質疑
二年初增賦小東大東詩人刺焉史伯之言曰王棄高明
昭顯而好讒慝暗昧惡角犀豐盈而好頑童窮固去和而
取同群小充斥朝政紊亂不特女戎煽禍也周自此亾矣
東遷以後號令不行與杞宋何異議者謂周曆過於商殆
未然

平王

春秋之作始於平王四十九年先儒以爲前此猶有望也
嗟夫無父之子欲以何望胡傳至謂晉侯捍王於艱錫之
秬鬯猶有誥命則誤矣今讀文侯之命喋喋効太平文辭

而已稱臣不名而以字不伯叔而父之祖之名不正言不
順易所謂心慙辭屈也聖人錄之於書亦猶二雅之召旻
何草不黃存此以稽世變焉爾因魯史仍舊文託始乎隱
或亦魯史之舊歟

春秋質疑

越東鄭賡唐寶水父著

惟颺

男

全校

載颺

魯隱公

公不書即位公羊曰將平國而反之桓也穀梁曰讓桓非正也程子曰春秋首緇隱公以明大法不與其為君也諸侯之立必繇王命隱公自立故不

書卽位然則正之將如何金仁山曰隱公上不敢違其父下不敢廢其弟而自以爲攝使告之天子天子錫命焉則是受天子之命爲諸侯也隱定而桓之逆謀弭矣此所以正王法而懷諸侯也王之不能悲夫

宋穆公

穆公立與夷不敢廢先君之功讀其詞至先君若問與夷則將何辭以對死生幽明之感爲之愴然

或曰穆公讓國於身死之日何不讓之宣公立已之初與夷雖弱嫡立而已輔焉宋國自寧噫儒者深文過矣

石碯

春秋多才識之士石碯討州吁而及其子人皆曰碯純臣也亦其才識有過人者州吁弑君民弗和令以國人去之爲事甚易然所傷多矣片言俾之如陳因而圖之罪人得而力不勞社稷之福也或

春秋實錄
猶督其機權變詐骨肉傷夷是不知居正之義者也

蔡季

蔡季之去以道而去其歸以禮而歸者也公子不去國季何以去權也既歸何以不有國獻舞立矣若季者劉敞所謂智足以與權而不亂力足以得國而不居遠而不攜邇而不迫者也世皆稱季孔子臧而不及蔡季何居

壽子急子

衛宣公使盜賊急子壽子告之使行所謂大杖則走者也急子不可至於俱死壽子死而不足以全其兄急子死而不足以蓋其父哀哉或曰急子小孝固失其義矣壽子能蚤諫之父以代死盜者死諫可也嗟乎天禍人家國若或斃之得全全昌寧有是耶

子糾小白

糾不書子者明糾不當立也以小白繫齊者明小白宜有齊也所以然者襄公見殺糾與小白皆以庶子出奔內無所承上不稟命況糾幼而小白長故管仲爲徒義召忽爲傷勇也季路不明此義宜其有結纓之難

仇牧

胡傳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然徒殺其身不能執賊無益於事也亦足取乎食焉不避其難義也徒

殺其身亦足爲求利焉而逃其難者之誠也按南宮萬弑公於蒙澤遇仇牧於門批而殺之與太宰督惠伯固不同苟息視召忽等耳烏得與牧竝稱哉

申生

申生下軍之命士蔿勸其逃之爲吳太伯是也東山之役梁餘子養先丹木皆曰不如違之違之猶未成其父之忍也至於歸胙獲罪而被惡名以出

雖出晚矣胡其必安於死也杜原款曰死猶有令名是何言歟然獻公嬖惑以已之忍於宗族者而疑子之忍於父遂忍於其子不仁之報禍延再世向使申生不死以其仁孝嗣立羣公子可以無亡奚齊卓子又何以見殺所全不既多乎苟息以死成君之非何忠貞之爲

管仲

管仲定四民之居連五家之兵制罪贖以足兵甲

設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齊國因之富彊功施天下其爲謀善因敗爲功轉禍爲福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仲因伐楚桓公實北伐山戎仲因令燕修召公之政桓公欲朝天子而賀獻不足仲則請城陰里而刻石爲壁諸侯欲朝王者咸載金石文采泉布輸齊以易石壁桓公慮天子之賦不足仲則請天子之吏環封而守江淮之菁茅號令諸侯從天子封太山者必以菁茅獻一束百金周由是

七年不求貢幣其富彊之術皆此類也薛方山曰管子所著五十八篇經緯備具而尤以禮義廉恥爲重假令遇文武之君將不得爲王佐矣乎王霸之辨雖自孟子發之儒者莫將體用混觀子曰器小者指三歸反玷而言耳猶云以如是之人而猶屑爲此也惜之也非謂其爲霸佐也

季友

慶父再行弑逆則季友所以輔其君者疎也殆有愧於定亂矣胡傳謂春秋欲沒其恥故不書奔欲旌其賢故稱季子過矣季亡則魯不昌卜者之謬辭足信歟汶費賜而季日盛公室之卑也沉罪如慶父得與叔牙同有後三家之逆皆季友兆之謂季足以昌魯乎哉

齊桓公

公羊云貫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黃人也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

國按此會惟六國會鹹牡丘皆七國會准八國竝舊盟之國寧有九國叛乎獨宰孔料其將亂似爲先見以語晉侯未爲知人也

荀息

左氏書荀息之死引詩斯言之玷不可爲也杜預以爲息有此義非也獻公溺於嬖寵廢長立少荀息不能諫正遽以死許之是其言玷於獻公未沒之先而不可救於已沒之後也左氏之言貶也非褒也然則春秋進之何居柳宗元曰春秋進荀息非聖人之情也進荀息以甚苟免之惡爾

子魚

宋襄不度德不量力不徵詞其敗宜也子魚於其用鄆子也引桓公以諭於其圍曹也引文王以箴於其盟鹿鹿也曰小國爭盟禍也於其會孟也曰君欲已甚於其釋於薄也曰禍猶未也於其伐鄭也曰禍在此矣凡襄公之舉子魚必有言言皆合

道而盡利害之情襄公終弗之聽至於戰泓而不委之以師子魚無言蓋知不可言矣掩擊之言則必非子魚之言也司馬當是公孫固

舅犯

晉文自出亾以至得國其所施設皆子犯謀也其始辭不入曰以喪得國則必樂喪樂喪必哀生因亂以入則必喜亂喜亂必怠德至性之言千古不易也或謂子犯失謀以致惠懷再世皆亂重爲晉憂是殆未深觀當日情勢也

臧文仲

仲尼曰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微顯闡幽之論也觀其從襄仲如楚乞師爲國之無謀可見矣展禽一言足以却齊則所以折衝禦侮者必有道知其賢而不與立也悲夫或猶疑數傳之後穆叔稱先大夫立言不朽其名高若此豈非肩臆之見歟

晉文公

孔子正譎之論指用兵而言書法也若以天下大勢論之楚之強非復齊桓時矣往時楚不出蔡鄭而晉文時直蹈齊魯之郊自南以東皆楚矣晉文起而收之不其艱哉故齊桓伐楚至於召陵楚地也晉文敗楚止於城濮衛地也自楚及衛蓋千里而遙却楚千里之外以收魯宋曹衛陳鄭許蔡半天下之諸侯其用力爲何如論者不察謂晉文不

及齊桓左矣

甯武子

金氏曰武子九世公族遇無道之時當爲匡救而扶持之成公背華從楚旣失諫其疑叔武又失諫已盟而疑先期而入又失諫其再入也賂殺元咺及子瑕又失諫夫君無道而不諫但務沉默可乎嗟乎此夫子之所謂愚也成公之闇不可與有言然國危君出不得已以圖一當晉文尚謂甯俞忠

而免之此其所以不可及歟

秦穆公

史記秦紀曰穆公自茅津渡河封殺中尸爲發喪
哭之七日乃誓於軍以申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謀
令後世以記余過是秦誓一篇晚年悔過之書也
書序誤以爲敗殺還歸之作

季文子

金履祥曰文子縱襄仲殺適立庶於是間宣公之
短黜莒僕之賞以奪其權賂齊侯之會以固已位
其後宣公患其專與公孫歸父謀去之公薨文子
惡歸父而恨宣公又假立庶之罪而逐之其奸如
此區區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小節何足道

趙盾

陽處父之登趙盾曰不如使能賈季曰夏日之日
趙盾似乎賢矣然爲政之大者在主夏盟楚自城
濮之役不得志於中國兵不加於鄭者十五年趙

盾爲政二三大夫爭於寵利報怨市權自相專殺
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
故師於狼淵伐鄭以嘗中國盾合四國之師名曰
救鄭乃遷延猶豫不及楚師而還明年而有厥貉
之次矣晉遂不兢而楚莊霸也趙盾爲之也

鄭歸生

子公之寵不類羊斟之羊乎公食大夫君臣禮會
豈得遽有染指於鼎之事靈公初立豈應卽以小
故欲殺大夫借曰一時之怒言非不可解之罪子
公何至遽與子家謀先乎懼者子公也子家無罪
何事而與之謀左氏所載猥陋不足信

泄冶

或譏泄冶薦圭璧於泥塗因已疎矣觸虎狼以取
死庸得爲智乎是不然臣之於君雖知不可諫而
心不能已龍比豈欲沽名哉觀冶之諫直而不激
非鬻拳先軫國武子之比故靈公亦愧乎其言曰

吾能改矣審能改而君不死於徵舒陳不夷於九
縣治之力也謂治雖忠在子哀叔盼之後非是

魯成公

成公卽位之初未聞拊循其民而作丘甲將修怨
於鄰也杜氏云長轂一乘甲士步卒七十五人此
甸所賦使丘出之按丘者十六井耳甸乃六十四
井使丘供甸賦是加四倍恐無此理且經自云丘
甲不云丘乘也司馬法舊制四丘出三甲三甲七
十五人茲欲益兵或三甸而增乘或每乘而增甲
大要一丘出一甲四丘爲百人耳四丘六十四井
五百一十二家也出百人視舊爲增三之一故民
猶可供若杜氏所釋豈有一丘十六井一百二十
家而使之出一乘之賦哉

趙朔同括

史記屠岸賈之說人多不信所以疑者據左氏則
趙氏之禍由莊姬據史記則趙氏之禍由屠岸賈

其說牴牾不可強合然深考之則屠岸賈殺趙朔
治靈公之賊在晉景三年一事也莊姬譖殺同括
在晉景十七年又一事也蓋朔死於下宮之難盾
之系幾絕而盾之異母弟同括嬰專趙氏之政趙
嬰通於莊姬因而逐之雖曰以罪然同括未必不
出於爭權故內則莊姬怨之而行其譖外則樂卻
疾之而爲之徵趙武之匿始則虞盾岸賈之害終
則武之尚存必亦非原屏所利故從姬氏畜於公

宮原屏旣死韓厥始言於公而立之耳

子臧

當負芻弑嫡自立子臧欲亡嫌夫身與篡之黨也
諸侯執負芻歸於王欲以子臧見而立之明其典
刑國人以靖則子臧焉用奔諸侯必眎子臧反而
後曹伯復是負芻之得計也誰實爲之於是致其
邑與卿而不出竊謂臧之所守者微矣或曰叔矜
非宣公之奪嫡旣不去乃終身不食宣公之食春

秋賢之非歟曰宣公幸不見討於諸侯盼不得首
暴其惡君子以是爲通恩其勢與子臧異也

華元魚石

何氏曰宋共公卒子幼華元以憂國爲大夫山所
譖出奔晉人理其罪宋人反華元誅山經言歸者
出入無惡也大夫山不氏者貶之明以譖華元故
魚石與山有親恐見及故出奔楚左傳非是觀後
來魚石爲亂首入彭城可見



國